

旗袍,今生美丽的相遇

■文 / 陈洪娟

一直以来,我对旗袍情有独钟。我以为,在众多的衣服款式中,旗袍有着别样的风情与魅力。那小巧的立领环绕着纤柔的细颈,凹凸有致的流畅线条紧贴着挺拔的身躯,开叉的下摆伴着轻盈的步履款款摇曳,纤纤玉腿若隐若现,说不出的妩媚,道不尽的风韵。

最初喜欢上旗袍,正是豆蔻年华的时候。每每看到与旧上海有关的电影,对影片中穿旗袍的女子总是目不转睛,带着近乎痴迷的眼神欣赏她们玲珑婀娜的风姿。周旋、蝴蝶、阮玲玉……这些女子无一不是风姿绰约、冷艳凝香。旗袍,用细腻的笔调勾勒出她们的玲珑曲线,而她们则用烟水凄迷的眼神,冷傲高贵的气质,将旗袍的风韵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无论是举手投足,还是浅笑颦眉,都散发出风情万种的妩媚,古曲温婉的气质,充盈着一种女人的张扬与内敛。

于是,疯狂地喜欢上那些和旗袍有关的女子的书。才华横溢的张爱玲、温婉娴静的林徽因、娇艳美丽的陆小曼……她们有着深深浅浅的心事,有着影影绰绰的秘密,有着长长短短的故事,当她们携一袖暗香流韵,穿过了岁月风尘,身后便也留下了一路风情和一路幽歌。我好想读懂这些满腹柔情与才情的女子,我好想了解她们旗袍内密密匝匝、层层叠叠的心事……

那时的我,常常想像这样一个画面:细雨如织的江南,一幢幢白墙黛瓦的民居迷蒙成一幅写意画,弯弯的拱桥边,乌篷船的桨橹拨动着古老久远的歌谣。扎着两把麻花辫的我,身着青花旗袍,或手握诗书,凭栏而望;或撑着油纸伞,独自穿过雨雾,婉约成一朵清浅的水墨素花……



可是那个时候,在我的家乡,无论是大姑娘小媳妇,很少有人穿旗袍。一是因为家里穷,买不起好的布料,也买不起与旗袍配套的高跟鞋;二是因为思想保守,在过去,旗袍都是阔太太和富小姐穿的,在乡人的眼里自然是资产阶级的符号,谁穿上旗袍,就会引来众人异样的目光。我虽然喜欢旗袍,却不敢跟家里人提起。旗袍,成了我梦中的衣裳,犹如一朵青莲,在我的梦里盛开。

后来上了大学,同宿舍有个叫雪云的同学,我俩在开学第一天就相谈甚欢,原因竟是因为旗袍。记得那天,雪云挽着简单的小发髻,穿着一件淡雅的白色旗袍,上面是雏菊的淡淡花纹,整个人就像一朵恬静的雏菊。我忍不住夸她穿旗袍有味。她很开心地告诉我,她箱子里有好几件旗袍。她打开皮箱,把旗袍一件件拿出来,在身上展示,看得我羡慕极了,两眼放光。雪云见我喜欢,挑了一件粉色的旗袍,执意要送我。我穿在身上试了一下,因为雪云比我高挑,

所以我穿起来有点空旷,在镜子前走了几步,青涩的脸上看不出那种高贵和雅致。我很失望,原来不是每个女人都适合穿旗袍的,我想。

从此以后,我把自己的旗袍梦深深地藏在心里。只是和姐妹们一起逛街的时候,每每在街上或是商场的橱窗里,看到穿着旗袍的窈窕身影,我还是忍不住注视良久、不舍离去。再后来,大学毕业,就业、结婚、生子,渐渐的,旗袍的情思被柴米油盐淹没,旗袍的影子被奶粉尿布替代。直到那一天,蛰伏在心底的那个情结,又被彻底唤醒了。

那次单位举行一场迎春文艺晚会,我有幸担任主持。按照要求,我要穿旗袍上台,与我搭档的男主持则穿唐装。那天,我跑了好几家商场,左挑右选,最后选定了一件紫红色绣花旗袍。当我挽着高高的发髻,身穿旗袍,款步走到舞台中央时,台下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晚会结束,同事们夸我:“你穿旗袍真是太好看了,就像是那个刚从唐诗宋词里走出来的女子!”听着她们的赞美,我的心里甜滋滋的,我又重新找回了自信。我想,旗袍应当属于30岁后的女人。那种无言的高贵婉约,沉淀着年龄的丰厚底蕴,一眼望不穿的古曲韵致,蕴含着岁月绵绵的味道。这种神韵与最原始的姿色无关,来自于内在的修养,来自于阅历的丰富。

现在,我的衣橱里多了好几件旗袍,各种料子,不同款式,色彩缤纷。我常常穿着旗袍行走在大街小巷,引来众人羡慕的目光。即使不穿的时候,拉开衣橱看看,也觉得是一种美好的享受。

旗袍,是我今生美丽的相遇!

责任编辑 李小玲